

全
邊
略
記

全邊略記卷之三

桐城方孔炤潛夫

宣府略

洪武元年。忠武王遇春常破虜於漠北。卽於元之上
都。設開平衛守之。置驛。東則涼亭。沈河。賽峯。黃厓。接
于大寧古北。西則桓州。威虜。明安。臨寧。接于獨石。獨
石者。宣德府之東北境也。山川糾紛。地險而狹。氣勢
完固。素號易守。時

高帝勇于北伐。思無寧晷。穎川侯友德傳平山西還。直

攻宣府。逐其將脫列伯。暫以略地。三年曹國公文忠。
李率大師出野狐嶺。降其守將察罕腦兒。擒其平章
竹真。次白海之駱駝山。元太尉蠻子。平章沙不打朶
兒。只八刺等。拒戰而敗。進攻紅羅山。楊思祖等降。遂
次開平。獲元平章上都罕等。四月八日。元君姐於應
昌府。文忠襲克之。獲其嫡孫買的里八刺。及后妃諸
王。金寶玉冊大圭玉斧。元太子遁焉。過中興。禽元將
唐國公。降其衆三萬。又追太尉蠻子。單禽元平章伯
答兒朔庭。遂空是役也。指揮孫虎戰殞于洛馬。文忠

捷至。百官稱賀。上諭中書省曰。元雖夷狄。主國將百年。朕與卿等。父祖皆賴其生養。氣運興亡于朕何與。爾習浮侈之詞。豈可令有識者見之。凡北方捷至。會仕元者。不得稱賀。乃徙其民于關內。二十六年。始置萬全都司。統衛一十有九。分五路焉。時虜孽王保保多寇秦境。而大軍之東出薊。西出鴈門。貢相望于道。故宣府亦少輯。永樂間。定鼎既北。儼然。天子自將待邊。天壽辰之鎖鑰特重。而開平與和東勝。爲之外邊。橫五百里。蓋其規模弘遠矣。二十年。命英國

公輔

張

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。輔等議分爲前後

運。前運隨大軍行。後運稍後之。總者三人。隆平侯信

張

尚書李慶。侍郎李杲。車運驢運。各分官領之。領車

運者。奉寧侯愉。

陳

都御史王彰。及都督御史郎中等

官三十六人。領驢運者。鎮遠侯興祖。

顧

尚書趙玚等

三十五人。後運惟車輛。總督二人。保定侯謨。

孟

遂安

伯瑛

陳

副者二十七人。共用驢三十四萬頭。車十一

萬七千五百餘輛。挽車民二十三萬有奇。運糧凡三

十七萬石。三月阿魯台寇興和。殺守將王煥。上遂

決意親征。戒誓將士。詎日啓行。駕及鷄鳴山。虜聞之夜遁。四月次龍門雲州。閱兵。顧謂侍臣曰。今從征士皆各簡擇來。不閱習。何以御敵。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。又曰。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。朕慎重不敢忽。五月辛酉。端陽駐蹕獨石。賜隨征宴。乙酉。車駕渡偏頭。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。上顧從臣曰。朕非好獵。馳馬揮戈。振揚武事。作其驍勇之氣耳。丁酉。大閱諸將。曰。兵行猶水。水因地而順流。兵因敵而作勢。水無常行。兵無常勢。因敵變化取勝者。謂之神。今

先使之習熟行陣。猝遇寇麾之左則左。右則右。前則前。後則後。無往不中節矣。戊辰觀士卒射。一小旗。三發皆中。賜牛羊鈔碗。上曰。賞重則人勸。是日。上親製平虜之曲。俾將士歌以自勵。庚午召英國公輔張等。令就營中馳射。上親觀之。惟張輔柳升陳懋連中餘或半中。孫亨不中被罰。罷其領兵之任。張信托病不至。降克辦事官。上謂諸將曰。爲將之道。勇智貴兼全。弓馬便捷。所向無敵。勇也。計算深遠。無所遺失。智也。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。勇而無智。一卒

之能。汝曹勉之。辛未。車駕發隰寧。次西涼亭。西涼亭者。故元往來巡遊之所。上望其頽垣遺址。樹木鬱然。謂侍臣曰。元氏創此。將遺子孫不朽。豈計今日。書云。常厥德。保厥位。厥德靡常。九有以亡。可爲殷鑒。因下令禁伐木。癸酉。車駕發西涼。次閔安。下令軍中。牧放樵採。皆不得出長圍之外。時營陣大。營居中。營外分駐五軍。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。步卒居內。騎卒居外。神機營在騎卒之外。神機營外有長圍。各周一十里。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。因召諸將。

論曰。兵法云。多算勝。少算不勝。蓋用兵之際。智在勇先。不可忽也。馭衆之道。部伍整肅。進退以律。然必將帥撫士卒。如父兄於子弟。則士卒附將帥。亦如手足之捍頭目。乃克有濟。至于同列。須和一隊當敵。則各隊策應。左右前後。莫不皆然。譬如舟行遇風。齊力以奮。雖險靡不獲濟。爾等勉之。六月。開平報虜復攻萬全。上召諸將問計。皆曰。宜分兵還擊之。上曰。不然。此詐謀也。虜慮大軍還擣其巢穴。故爲此牽制之術。然其衆不多。知大軍北行。已喪膽。况敢攻城哉。不

足慮。七月次殺胡原。前鋒獲喋者。言阿魯台開車
駕親征。大懼。盡棄其馬。驢牛羊輜重于濶濼海之側。
與其家屬遠遁。乃發兵焚其輜重。收其孽畜。遂命班
師。召諸將諭曰。所以羽翼阿魯台爲悖逆者。兀良哈
之寇也。當還師剪之。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。至屈列
兒河。虜衆驅牛馬車輛西奔。上麾兵進擊。斬首數
百級。餘衆潰走。追奔數十里。抵其巢穴。擒斬虜酋數
十人。盡收人口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。九月車駕
還京師。二十一年七月車駕復北征。次於宣府。時

虜中有來降者。言阿魯台將犯邊。上召諸將諭曰。

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。虜不虞吾兵已出。因而

擊之。可以成功。遂部分諸將。寧陽侯懋陳等爲先鋒。

車駕遂次宣府。九月朔。駕次沙城。虜中阿失帖

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。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

脫觀所敗。掠其人畜殆盡。部落潰散。無所屬。今聞天

兵復出。疾走遠遁。豈復有南意。授阿失等俱正千戶。

十月。駕次上莊堡。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。

時前鋒寧陽侯懋探知虜在飲水河北。爲瓦剌所敗。

迨至宿嵬山口。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。懋引入見。上喜。謂羣臣曰。遠人來歸。宜有以旌異之。乃封爲忠勇王。賜姓名金忠。以其甥把罕台爲都督。其部屬察卜等七人。皆爲都指揮。餘爲指揮千百戶所。鎮撫者。復數十人。十一月。駕還京師。賜金忠誥命。鍤券金印。玉帶金百銀。四百紵絲五十紗羅綾各二十牛百羊五百米百。及第床褥薪芻器用咸備。歲給祿米千石。別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。賜把罕台察卜等各以等第給之。二十二年正月甲申。勅緣邊

諸將整兵候北征。初忠勇王金忠來歸。屢言阿魯台
弑主虐人。衡天逆命。數爲邊患。請發兵討。願爲先鋒
自効。上曰。卿言甚善。事須有名。至是大同開平守
將奏阿魯台所部侵邊。上乃召公侯大臣議。且告
以忠勇王之意。羣臣皆請從。四月己酉。車駕發北
京。命寧陽侯懋陳忠勇王金忠爲前鋒。五月次長樂
鎮。楊榮金幼孜侍。上曰。漢高祖過柏人。慮迫於人。
今朕至長樂。思與天下同樂。何時而庶幾也。榮等對
曰。聖志如此。天必助順。車駕次清鎮。卽元應昌路。

次清水源。阿魯台遠遁。上召榮幼孜曰。朕夜夢神人告朕。上帝好生。如是者再。是何祥也。豈天意屬茲寇乎。榮幼孜請赦其不臣。班師還。上曰。此朕意也。遂遣中官史力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。六月。車駕次答蘭木兒河。彌望惟荒塵。芟草虜隻形不見。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邨山下。咸無所遇。以糧餉不繼。乃命班師。七月。駕次翠微崗。上御幄殿諭榮幼孜曰。東宮歷涉年久。政務已熟。軍國事悉以付之。朕優游暮年。享安和之福可乎。榮幼孜對曰。東宮

孝友仁厚。天下屬心。允稱。皇上付託。上悅。十六日巳丑次蒼崖戍。上不豫。次日次榆木川。上大漸遺命傳位。皇太子十八日辛卯。上崩。八月。皇太孫至雕鶚堡。遇梓宮。哭迎。軍中始發喪。十日壬子。梓宮至京師。讀史者。惻惻然。謂大寧枕後之割。貽神州憂也。夫豈。四駕皇皇。顧慮不及此。掃三衛。奠萬年。自是反掌間事。而鼎湖遽慟。令人遐窅抱恨。無終窮云。洪熙初。勅宣府總兵譚廣。曰。去冬以來。動靜無聞。朝廷所遣使。亦久不還。此寇竟在何處。

頃長安嶺指揮塘報。韃賊五十餘抵隰寧者。是何部落。遼東亦奏兀良欲求市馬。又哈密近貢硫黃。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。緣此數端。皆須備猝慎之慎之。宣德四年虜寇西衝山。掠赤城人口。屯揮使方敏率兵追之。盡得所掠。且獲賊馬而還。上勅諭軍法于烽堠之疎者。廣奏乞神鏡分布堡間。上曰神鏡內廷所重。量給以壯軍威。至于將士不律。兵器雖多。亦奚以爲。勉思良策。以付委畀。廣乃審度邊堡。凡三十九處。處益兵半百。先自北邊從懷安西陽河。至永寧四

海冶山口。凡四十四處。可通人馬者。多則百人。少者三五十人。而指揮李璟復請因益之。正統初。戶郎中羅通與萬全都司議。赤城雲州。鵬鶚等堡。地臨邊境。官軍本爲守禦。而今令之運草。警至何措哉。遊擊楊洪所領旗軍。俱丁多有力。餘丁旣無別差。乞採秋青。飼秣有備。可之。總兵廣奏言。馬林賓于要衝。而堡宜稍遠。以孤山二堡併之。新河西陽河二堡亦要害。宜摘發萬全懷來二衛以益之。常峪臺齊山臺相距遠。甚增築一臺。而馱軍化馬中駒。欲比例換壯馬于太

僕。瞭軍增爲兩班。共十二人。以節其勞。從之。九年。勅獨石將楊洪。大同帥朱冕。與廣出境殺賊。或遇瓦刺貢使。宜明論討。兀良哈之敗盟也。免其驚疑。十年。宣大都御羅亨信言。宜至懷來。幾二百里。空澗別無所城。酌移保定美峪。合爲一城。而東分山道之西。名捧槌谷者。虜每牧于此。宜於榆林驛東增一衛。立一關。又京城抵居肅。寥濶無人。乞于中榆河設衛。亦貢路所贍也。詔榆河如故。餘從所請。楊洪旣掌大帥。乃奏宣軍一萬三千五百餘。堡隘一十四處。內白羊。

六堡似非要地。乞併歸于西陽洗馬孫家新開野狐。皮之便。柴溝萬全。互調非宜。其兵各還本衛操之。至于火器。定許邊方自造之便。悉可。迤北瓦刺使臣至宣。致脫脫不花及也先之書于洪。洪以聞。旨人臣無私交。以禮相敬。折其心則善矣。時洪爲虜所憚。故輒自遺脫。意可以啗云。迤北韃靼阿兒脫台來歸。自言居也先帳下。與平章克來若出有啣。恐見害。故來歸。因言也先謀南侵。強其王脫脫不花王。王止之曰。吾儕多資大明。何負于汝。天道不可逆。逆之必殃也。

先謂王不爲。我將自爲。亦足以逞。上命官以南京錦衣衛初。朝廷亦遣使至瓦剌。瓦剌留之。次年虜使同至。以爲常。貪婪無厭。財幣歲增。又索其貴重者。而我所遣使。阿媚虜意。多許少與。虜遣初百人。復遣三千。而虛冒其餼。會同館按驗不實者。虜懷啣之。至是有誘羣胡大舉。十四年七月也。先大舉入寇大同。兵失利。邊塞城堡多陷沒。聲息甚急。太監王振不與大臣議。挾天子帥師親征。百官伏闕上章懇留。不從。是月十七日。駕行。太監金英輔。郕王居守。文

武大臣皆匆匆隨行。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。出居庸關。過懷來。至宣府。連日非風卽雨。人情恟恟。聲息愈急。邊將井原等敗報踵至。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。振怒皆令掠陣。未至大同。兵士已乏糧。僵屍滿路。寇亦設備待我。深入至大同。振又欲進兵北行。益急。追勝成國公朱勇。膝行聽命。戶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。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。象緯示警。不可復前。若有疎虞。陷乘輿于草莽。誰執其咎。學士曹瑄曰。臣子固不足惜。主上繫天下安危。豈可輕進。振怒置

之曰。倘有此亦天命也。會暮有黑雲如繖營。雷雨大作。滿營人畜驚懼。振惡之。會前軍西寧侯瑛宋武進伯冕朱全軍覆沒。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。其勢決不可行。振始有回意。明日班師。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荆關入。庶保無虞。振不聽。八月既望。我師敗績于土木。上北狩。先數日師過鷄鳴山。虜追至。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。勇無謀。進軍鷄兒嶺。虜于山下兩翼邀阻夾攻。殺之殆盡。兵尚書鄺野請車駕疾驅入關。而嚴兵爲殿。振怒曰。爾豎儒安知兵事。

次日駕至土木。日尚未晡。去懷來城二十里。欲入保懷來。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。留待之。遂駐土木。傍無水泉。十四日欲行。虜已逼。四面合圍。大營不敢動。十五日將午。人馬不飲水已二日。渴極掘井深二丈。無水。虜見我營不行。偽退圍。遣使持書來通和。召曹鶴草勅與和。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。振急傳令移營南行。既行未三四里。虜復四面追之。兵士爭先奔走。行列大亂。勢不能止。虜騎跳陣而入。奮長刀以砍我兵。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。衆裸袒相蹈籍死。蔽野。

塞川。宦侍虎賁。矢被體如蝟毛。上與親兵乘馬突圍。不得出。虜擁以去。百官死者。英國公輔張尚書鄺野王。佐學士曹。鴆張益而下。數百人。其幸免者。蓬頭赤身。踰山墜谷。連日饑餓。幸得達關。騾馬二十餘萬。并衣甲器械輜重。盡爲胡人所得。十七日北狩報至。京師大震。是日。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。袞龍段帛。馳以八馬。詣也先營請還。車駕時石亨將兵守萬全。坐不救乘輿。械繫詔獄。赦出之。使總京營兵馬。退虜贖罪焉。九月。邸王卽位。以于謙爲兵尚書也。先

使來書辭悖謾。謙泣曰。賊虜不道。氣滿志得。將有長驅深入之勢。邇者各營精銳。盡沒于隨征。資器罄矣。急遣召募舍餘。集民夫。替漕卒。悉隸京營練之。九門之督。則委孫鏗。分巡之役。則選給事王誼等。徙郭外民于城內。通霸倉。悉令伍卒關支之。上嘉納行。先是內侍喜寧。胡種也。土木之敗。降也。先告以虛實。遂爲鄉導。十月朔奉。上皇入紫荆關。與其可汗脫脫不花來。敗我師。殺指揮韓清等。都御孫祥走死。舉朝洶洶。太監金瑛與廷臣問計。侍講徐理倡言南遷。于

謙疏爭曰。京師天下根本。宗廟社稷陵寢在焉。百官萬民在焉。一動則大勢已去。一步不得離此。瑛是謙言。上榜示敢言南者斬。固守之議始決。謙不待詔。遂焚壩。上諸草場。勿資虜也。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。焚我長獻景三陵。命石亨軍于城北。于謙督之。孫鏗軍于城西。侍郎江淵參之。皆背城而陣。以交趾舊將王通爲都督。與都御史王善守城。時衆論戰守不一。陳循等言兵敗之餘。宜固守。且賊乘遠來。勢必難久。可伏兵歸路擊之。尚寶司丞夏瑄

陳四策。謂虜乘勝遠鬪。其鋒不可當。然能野戰。短于攻城。且堅壁勿戰。使進無所得。退復氣沮。然後出奇設伏。諸道奮擊破之。一謂虜深入吳地。宜令死士夜襲其營。令各伏內地。以待追者。一謂虜既舉國入寇。邊無所禦。宜調邊兵之半。入捍京城。內外夾攻。彼將自潰。一謂我軍依城爲營。進兵死鬪。退有所歸。宜嚴號令。以堅其志。如以三隊爲法。前隊戰退。令中隊悉斬以徇。容而不斬者同罪。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。詔趣行其策。虜既抵城下。連日攻城。四散抄掠。亭等

與之戰殺傷相當。虜知我有備。少沮喜寧。嗾也先遣使來議和。索大臣出迎。駕衆知其詐。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爲禮部侍郎。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迎。復等至虜營。露刀夾之。見上皇及也先也。先謂爾等皆小官。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。上皇諭二人曰。彼無善意。爾等宜急去。二人方回。而虜復縱騎四面標掠。攻城益急。石亨挾弓厲聲曰。宰相不出計策。莫能及矣。先是陳循等疏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。至

是又請爲 聖旨榜文數道。諭回回韃靼及漢人。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。賞萬金封國公。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禮太監興安云。約誘也先入寇。宐乘其孤軍。合兵勦殺。詔許之爲也先邏卒所獲。旣而宣府遼東兵至。我軍大振。石亨與其從子彪等。挺刀持巨斧。突入虜陣。所向披靡。管神機營都督范廣。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。先連夜遁。復以上皇北去。是月十五日也。脫脫不花聞之。遂不敢入關。亦北遁。二十二日遣都督洪孫鐘范廣等率兵二萬。擊餘虜之未去者。

遂破虜于固安。逐至關。盡熾之。奪回人口萬餘。其實胡人不過百餘騎。散掠各郡。驅人畜以自擁衛。望之若萬衆。然猶殺官軍數百人。洪子俊幾爲所殺。俊先守脩獨石馬營。聞變棄城而八城皆陷。後謙戮之。兵員外羅通奏記居庸關之當守也。懷來等大小關可通人馬者七。宜各增千人守之。不通馬而僅通人者二十有九。宜各增百人。至是通則守之。俊則逃矣。宣大撫羅亨信乃正逃將之罪。曰赤城之鄭謙。徐福。鷓鴣堡之姚瑄。咸于七月先賊而棄城。以致懷永效尤。

乞正律以劄不忠者。從之。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。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。今日之事。邊關爲急。往者。獨石馬營不棄。則六師何以陷。土木。紫荆。白羊。不。破。則虜騎何以薄都城。卽此而觀。邊關不固。則京城。雖守。不過。僅保九門無事而已。其如。陵寢。何其如。郊社壇壝。何其如。田野之民。荼毒。何。宜急遣固守。宣府居庸爲便。從之。先是。土木旣敗。邊城多陷。宮府。孤危。旣而。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。人心益皇皇。或欲遂棄其城。衆紛然爭就道。都御史。

羅亨信不可。仗劍坐當門拒之。下令曰：敢有出城者，手斬之。衆始定。城中老稚懽呼曰：吾屬生矣。因設策捍禦。督將士誓歿以守。虜知有備，不敢攻。北門鎖鑰，賴以保全。亨信之力也。景泰元年，宣儲侍郎劉璉上言：頃者邊軍避虜棄城，咸伏于朝陽門外乞命。昌平戾洪楊取勘起發，委能者撫之而來。勅亨洪往宣大哨邊。於是洪奏懷來永寧雷站軍，宜一千人守城，三千人耕種，二千人哨防。二邊屯丁爲賊所驚，廢其耕獲，亟可招徠之。八月二日，都御史楊善等至虜。

營也。先遂設宴爲。上皇餞。初八日。上皇駕起也。
先率頭目羅拜而別。伯顏以兵護行。十一日至宣野
狐嶺。伯顏等慟哭曰。帝去矣。何時得相見。命五百騎
送至京。十四日。駕至懷來。將抵居庸。禮部始得
旨集議迎復儀注。戎政條上防變之略。十五日。上
皇至唐家嶺。遣使回京。詔諭避位免羣臣迎。十六日
百官迎於安定門。上皇自東安門入。至南宮大赦
天下。宴瓦剌使於奉天門。翼日。上皇宴之南宮。陞
賞瓦剌使人有差。劉定之曰。己巳中秋之狩。庚午中

秋之還。亘古所無。幹旋乾坤。何其神速哉。王鏊曰。是時邴王監國。不欲急君。邊人曰。中國有主。虜抱空質。而負不義于天下。所以汲汲懷歸。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。兵書謙奏賊寇稍退。所在糧儲缺然。請勅山西附運于大同。勅龍門遺運于宣府。或發價以時糴。或減商中以米數。下戶部議。宣地價平如舊。同地商鹽。每引減米豆一斗。卽得其平。報可。十月朱謙誤報警至。已而察之。乃也。先使臣也。于是降旨責之。曰。直使之來。尚不能審。况大寇猝至。豈能復料強然耶。姑

宥爾愆。其務哨實都督董斌。瞭見境外。猫峪烟火。引兵還府。降勅責之。年來獨石洗馬諸處。倉儲燬八萬。朝廷既責守者罪。復遣戶部張勛。赴口外籌之。或撥之屯。或移之食。或藏之地。期絕于棄毀之策。四月。獨石城門爲虜所燒。卽勅石彪率軍三千馳之。錦衣畢旺率旗餘一萬。運芻付之。各賜一金一布。時虜僅百騎入。而內廷留心如此。然邊帥每多冒焉。偶韃騎五人。奪糧于洗馬營。其一墮馬。爲倉丁所擒。而督斌輒稱出口。遇虜戰禽之。巡撫劉璉暴其僞。斌自輸。

而宥之尚書石璞言。口外赤城鵬鶚季莊。三堡池城。鼎足最要。往年守將擅棄之。而季莊尚有舊糧五萬石。詔總兵洪委官更代之。而賞三堡新戍之卒各三百文。都御李秉曰。軍冊之有妻者。註曰家小。其父母兄弟而無妻者。則以隻身減其廩。似應覈實之。使其親屬有賴。邊之有墩也。爲其遠苦也。近乃有邊墩腹墩。勞逸已分。而月餼均一。豈稱事哉。軍家屬之給布也。半布半花。乃遇布貴花賤。則怨憎起于道。永樂間夷馬之來。會官辨驗。其不堪者。令于境外草地牧。

放正統以後。附城駐牧。開其地利。窺伺之心。而額芻分給于夷馬。又易潤之源也。戶部議兩淮鹽商。召于宣府。納豆及草。豆每引六斗五升。草每引三十束。一月納限不次支鹽。從之。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。朝議大口米一石。小口米五斗。虜不從。都御史李秉曰。是重物而輕人也。每口與米一石。總兵官以爲礙例。秉曰。何忍使吾赤子爲夷。專擅之咎。吾任之。悉與如數。後聞帝以秉爲能。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。遇虜失守。殘毀未復。議者欲棄之。于謙曰。棄之則不

但宣府懷來難守。京師不免動搖。乃薦都督孫安授以方略。命葉盛贊其軍。盛至列其利害。仍爲八條以進。次第行之。與安率兵度龍門關。且戰且守。八城完復如舊。盛又請官錢五千兩。買牛千餘頭。摘戍卒不任戰者。俾事耕稼。稅課餘糧于官。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。皆于是乎取給。盛在獨石五年。邊人賴之。叅將楊信奏瓦剌先遣察占二千餘人貢矣。也先續又遣百五十人。又朶顏衛朶羅干遣反搭兒七名入境。又遣阿力九名過懷。通好爲名。心誠詭也。五

年叅將夏忠奏萬全附郭膏腴地。可派屯田軍餘耕墾。納子粒于官。下部議行文量。以清占種者。叅政葉盛出境。巡禽達賊十二人。械于法司。則泰寧民也。至是泰寧督革于帖木兒貢馬求贖。而盛已上首功矣。諫臣具彈文。上報曰。盛等振或遐方。姑置之。其人已安置。不必求還。成化元年。撫臣葉盛申奏。先年原買官牛五千有奇。已多死者。今以餘糧補之。分爲一千八百餘具。年雖有旱。亦頗收成。往年乏馬。括之貧軍。今缺馬二千六百。而所買反千餘。則官府不煩督

責之勞。軍伍不知償追之苦。此皆公田買犢之明效。然立法非難。守法爲難。上曰法旣良矣。允宜遵行。五年。勅宣府選兵三千。赴遊擊將軍許寧。而都御鄭寧欲挑之。獨石。獨石叅將李剛爭之。獨石孤懸絕漠。東西延袤六百餘里。控宣屏懷。去胡咫尺。况地苦寒。士卒多逃。內地就食者。宜壯外以衛內。未聞撤唇而補齒也。兵部以聞。詔調還其軍。且蒐補其逃亡者。宜龍門草場五十七萬四餘束火。有司獲縱火者。于法司擬棄市。藉其家貲抵之。不足。則于監守者取。

之。榜示各邊爲懲。十年都御史鄭寧奏虜已遠遁。請
還京軍一萬。而留其三千。總兵趙勝亦以爲全師贖
餉。量留三千可也。上曰虜息果定。來聞處畫分守
萬全。叅將周賢奏所屬士馬數少。以警調發他兵。徒
費餉而不能久。今選所屬舍餘千人。膂力過人者多
矣。乞聽支糧月一石。器甲畀之。上下有備。詔可。十
二年獨石將李剛言北虜之藉朵顏爲鄉導也。烏合
之勢。外附內疑。覘其聚寇。預施反間。故爲朵顏密約
之辭。布于虜所必經之地。誘今入境。反相攻。搆貳其

心分散其黨。部議懷遠以仁。伐叛以義。不用他道。以倖成功。兵家所慎。莫密于間。竊恐機事先露。勿墮其奸。撫院殷謙奏萬全右衛西至虞臺嶺。東至黃土坡。悉虜衝。而懷安順聖川屏障漠然。則土牆宜築也。宣袤一千八百餘里。而客兵多無固志。乞以河南班卒。永實于萬全。而懷來軍匠向年取入京中充發。可請發回。然部議竟不與。以河南之卒。卽軍匠占役久矣。起送實難。其掣肘類如此。十四年獨石倭繩律奏虜人之入瞭遠墩也。躬率與戰。殲賊數人。久之叅將李剛

遭挫于賊亡卒損馬。太監弓勝前亦扶同奏之。既而曰虜止千騎。而剛等虛張至萬。以致此敗。宜治其罪。既荷恩貸。乃以實聞。總兵周玉塘報。叅將吳儼少監崔榮出山泉墩圍賊中。而逸歸者亦云。亦思馬因等與小王子連兵而至。上勅汪直徑率輕騎合勦之。直至懷來奏虜騎千餘入境。而太監廖亨亦奏新開之失機。武勇等戴罪自贖。儼榮之追賊于赤把都也。爲虜所遮。據山而困遊軍。劉寧逗留不進。而守備張濬亟援之。圍解其二。至夜儼榮貴圍而北遁。上乃

犒澄等羊酒。而逮儼榮罪時汪直王越乞班師兵部復爲之請。上悉不允。十九年宣撫秦紘報賊六千蹂躪西河內地田禾。周玉與臣遇擊斬首九級。是役雖折首無幾。而虜自大同得利。長驅順聖大掠。而紘能躬冒矢石。與玉犄角。賊乃奪氣去。紘又報虜騎駐新寧口肆掠。與張澄等分三部而追之。至常梁我駐南山虜陣于北山。斬級五乃奔。總兵王玉報賊深入順聖分抄。乃會大同士馬分截之。劉寧駐古城。玉等駐定安。丁銘駐大柳。李雄駐漫流。都廣駐東井。而軍焉。

雄戰于趙石。廣敗其騎于五岔。伏發得首五十級。上賞奏捷人一束鈔千貫。二十二年。巡撫李岳奏。朶顏以報事爲名。乞求鹽米。入春以來三十餘次。請鈐其頭目。上曰。虜稱報邊。不必阻之。暗備之而已。宣之。有團種屯糧也。舊制沿邊官地。聽軍協力墾之。以所收租于官庫。易銀買馬。邊軍賴之。厥後余尚書子俊。改充邊儲。止給三千爲馬價。士多逃者。至是戶部請以團種盡給買馬。詔可。弘治十年。戶侍劉大夏奉整理邊儲之命。復奏曰。宣府地險積寡。已于東城置

倉數十。未有以實之。而順聖川肥饒。屯園之外。尚多私占。請令撫按清之。其承佃者。每分額外量與餘田。勿令過二十畝。其清歸之畝。約科糧三升。草一斤。東西二城。并蔚州屯料。俱納于新倉。如不足。則萬全於農隙自運之。如不足。則儲價糴之。若懷來城。尤宜置。厥預蓄。不得他借。從之。大夏將行。尚書周經謂曰。北邊糧草。半屬京中。貴人子弟經營。公素不與此輩合。此行恐不免剛。以取禍。大夏曰。處天下事。以理不以勢。定天下事。在近不在遠。俟至彼圖之。既至。召邊上。

父老。日夕講究。遂得其要領。一日揭榜通衢云。某倉
糧缺幾千石。每石給官價若干。封圻內外官民客商
之家。但願告報者。米自十石以上。草自百束以上。俱
准告。雖中貴子弟不禁也。不兩月。公有餘積。民有餘
財。大夏尋以病乞歸。邊人歌思之。十三年虜頻年多
。踰大同。自六月後散入宣。西陽河諸處。堡兵拒之。被
傷而去。都御史雍泰疏有功者百六十八人。請給賞
。勵從之。十四年太監苗達檄召宣大。選邏卒二百五
十人赴綏。偵火篩之。造筏東渡者。總兵張俊持之不

可達劾俊違節。下部覆延之地。利夷險。非宣人所請。俊議是也。上宥之。十八年虜大舉寇宣。營于牛心黑柳。長濶二十餘里。都御李進都督張俊分兵禦之。李稽軍新開口。白玉軍萬全右。張雄軍新河口。黃鎮穆榮軍柴溝。合萬五千人。既而虜由新開入。各相拒于虞臺。軍爲所誘而援不至。大帥俊墜馬傷足。力疾持三日糧。乃解秦圍。稽亦潰圍而出。雄榮阻山澗中。遇害。是役也。死者二千餘。傷者如之。所掠不可勝計。說者謂乙丑之禍。幾與己巳等也。時虜至城下。出懷

中餅及蘇布冠。示人曰此何物也。蓋私謀入長安。知國有大故。關禁之失譏如此。命太監苗逵保國公暉。朱都御史史琳。太監張林。都督李俊。神英。陳雄。張澄。各領京軍二萬人。以往。戶侍王儼往督糧儲。兵部上賞格以示能殺賊者。鄉丁斬首五級。陞所鎮撫。其輜重充賞不問。更募土著之願効者。人給三金。及馬器。特編一伍。事寧歸農者聽。報可。給事中尚衡言。命將出師。復以朱暉。史琳。此兩人者。嘗兩總宣榆兵事。未見尺寸。邊人聞此。嘆爲無人。况虜姦于行間。非昔者。

比器仗架梁之法。以奪于國中者。倣于國中。善偵虛實。無有不先者矣。部僉謂主幾八萬。客已二萬。果能推誠仗義。未必不効。于是仍勅達等。勵氣以須。正德元年。王儼乃至宣。勘其平行故屯之地。爲京僧陳乞者十餘處。乞宜清覈。仍給于屯。其官軍折色。當因地遠近。通爲三等。然後輕重得平。詔如議。六年。虜寇龍門右。監丞趙英指揮王繼戰而死。贈蔭有加。七年。流賊劉六之起。霸州也。京師戒嚴。近臣密獻計者。京軍不習戰陣。宜調宣大邊軍各三千入衛。而遣京

衛如數戍邊。更番如例。內閣東陽李等力辯以爲不可。乃陳十不便狀。上以內降傳旨取之。遊擊江彬因而得寵。時宣兵已調千人赴征。戍河間。已又調三千人衛部。議仍以京操者還守宣。而停延綏之募發。以護大同。上命威寧侯仇鉞統六千人以往。九年虜入順聖。遊擊張勛田琦廉彪戰死。頃之四萬入宣西海子。令總制侍郎叢蘭兼調大同遊奇兵待之。時小王子連營分寇天城懷安。叢蘭告急。命太監張永提督之。白玉掛印發京營二萬人。太監張忠凡叅

隨各四五百人。詔賞之人給二金。司計者莫之敢抗。禁旅未出。輦下坐耗已十餘萬矣。虜之犯寧武者。直入白羊口浮圖峪。而五萬騎自宣新開而入。白玉等領兵潛擊之。使人于田家炊飯。置藥其中。更設伏。置礮于天城陽和間。虜多掠食中毒。被伏而殞者甚衆。凡斬首五十。捷聞。張永等撤師還營。其調戍者暫罷之。十一年虜入白羊報甚喝。諸謁陵者還自昌平。老幼扶攜相迫于道。守關者獲間諜一人。僧法願者。其得猴兒李。所誘南侵意云。李者卽指揮李懷也。

敗降於虜。稱爲平章。號令諸部落最強盛。兵部乃頒重賞。世襲之令。以購之。而執其子勇家屬。安置於湖。乃命都督劉暉。太監張忠。統桂勇西官廳千人。人賞二金。二布。繼命左都彭澤。提兩路。率京兵六千人。以防澤。乃請曰。臣昔中州西川討賊。紀功則有科道。摧鋒陷陣。則有總兵。非臣所獨理也。今虜勢較流賊。既懸。今臣一出生提六千未練之卒。亘兩路千數百里之遠。當十數萬之賊。寥寥兩叅將。何能濟。詔如所請。以成國公輔。朱總戎焉。撫臣王純塘報虜多至六

萬大帥濟浩。禦之賈灣而敗。衆寡不敵。且以自劾。兵書王瓊駁之。純初自謂宣不煩發兵。及遭充斥。顧嬰城而回護其狀。應俟事寧勘處。十二年秋。車駕出居庸至懷來。及宣一帶遊獵。大學士廷和、楊等屢請回鑾以安衆心。舉正統爲鑒。不聽。時江彬挾上自恣。始誘爲西北之行。旣幸宣。遂營建鎮國府第。時時夜出。見高門卽馳入。召其婦女。于是富民厚賂彬。爭以求免。久之。樵蘇不繼。至燬屋廬焉。上幸大同復過宣。遂迎春于宣府。歲暮還京。十三年。車駕復幸。

宣府行宮已成。糜費億計。更輦豹房所貯諸玩。及巡遊所收婦女。實其中。上樂甚。稱之曰吾家。蓋彬怙寵。計諸幸臣。不得近云。十五年虜駐把兒墩。朶蠻背牛心山。幾三十里。部議都督郤永。叅將楊玉。都督朱洪。各軍昌黃間。仍令宣城伯鐔衛。南寧伯良毛。各營千人于白羊。而在京之十一營。各選三千。聽太監孫和以時調。嘉靖五年虜從大同及宣。都督傅鐸禦之而遁。上勅獎之。六年虜犯宣中路水地莊。叅將王經領援力戰死之。三月復寇大白楊。叅將關山戰死。

御史杜民表以聞。因劾巡撫周金太監王玳總兵傅
鐸副總時陳諸失事狀。上以一月連喪兩師。切責
戴罪。仍命起侍郎馮清提京軍以往。而周金請緩京
軍。惟調遼東延綏二枝足矣。詔令清卽領其事。值
宣米價翔貴。大軍苦之。守者酌給折色。石增七錢。軍
大譁。共詣侍郎清。諄謾侵辱。清許之曰。本折兼支。其
可衆乃稍定。戶部曰。軍容暴肆。非專在饑。往甘肅大
同之謀可戒也。領軍嫌隙互生。授意犯亂。豈爲體國
恤耶。上乃申命其律。七年虜五萬入大白楊。大懼。

趙瑛副帥時陳拒於雞鳴山。魏祥劉越郝鎮李彬任鳳皆集。虜遁上首功一十級。上嘉其功。冬滴水堡軍郭春小蔡旺等之爲亂也。都御史劉源清遣捕之不密。春等覺。遂燒草積二萬餘。而驅堡人登城拒捕。傷官兵甚衆。副帥劉淵執旗。散其脇從。春等四人自刎。小蔡旺等十餘人。就擒縛。送法司。以放火例梟之。劉撫以叛聞。而法司不太深也。諸卒初憤其負主。所訴環甲不服。官司慮生變。爲逐其負主。春等益橫。毆擊燒荒士較。僞號大王天師云。御史李宗樞條上屯。

事曰宣大二屯。宜查清占者追奪。換鬻者改正。坍壓者撥補。給由驗對。力貧則上帖於官。別召種之。宣之順聖東西二城荒熟地。共三萬三千四百餘頃。鳳種之軍。因官之選補於各衛也。往來無常。所賦遂淆。乃預拔月餉。大失耕守之意。管屯之所未宜更調。詔如議。十六年虜入掠張家口。指揮趙鏜死之。十九年宣撫楚書言虜住沙窪。請調緩遊以備。上諭其勿輕調。已而虜三騎突入。揮僉王勳易之。追之而陷。官卒二百餘人俱被殺。秋七月虜騎數萬入萬全右衛。

大帥白鬱與戰於宣中。敗之。其分入者。副帥雲冒敗之。虜涉素乾河。半渡值雨。官軍急擊。又大敗之。斬首百六級。部言宣自都勲喪失以來。日坐不振。是捷近所未有也。上嘉之。各進秩。賚士有差。二十三年。宣撫王儀言。五路北則龍門許衝。中則大白楊。西則騰房。新開河。洗馬林。諸爲要。請得選良家。趨健敢死者。以三千聚本城。以一千聚萬全之右。以一千聚獨石之壘。仍繕械挑騎。而拔舊將李彬童。賜江瀚張點。令部署之。克捷者重其賞。以三百金。超其三級。而遜悞。

者法無赦。得所請。三月龍門之寇五百騎來。大帥卻
永副帥崔天爵。令滴水之劉環。前後夾擊之。盤道得
級十五。及陽口得級二十有七。虜復馳碓春。喬永取
其級九部。以捷聞。賜勅獎勵。總督翟鵬等各晉階。
王儀又慮獨石之險遠。可將松君二堡。修成爲聲援。
且田極腴。我所當復。於此乘勢興之。報可。部發餘鹽
例一萬五千金予之。十月虜從把兒河抵順聖川。軍
于浮圖峪。于是紫荊戒嚴。上大怒。逮總督翟鵬于
獄。二十四年總督翁萬達奏虜酋吉寧答及俺答等。

先犯陽和。繼侵膳房。不得逞而迅行。必寇中北二路。給事中李文進。奏報宣大二邊。侵餉數多。乞治諸臣之罪。內原任尚書樊繼祖十三人。郎中楊銳三十六人。揮司馬世彪一百二十人。得旨。樊繼祖。楚書爲民。餘奪降有差。萬達奏。頃歲虜犯。多由宣大之界。以入。自同之陽和。至宣之紐土臺。計一百三十八里。中有鐵裡鶉鴿瓦窰。悉賊路也。自磨口從東北踰崖六十里。至于馬頭兒。抵宣西之陽和界。如此。則李信屯之兵。亦可併成兩鎮。共享其利矣。部議鐵裏鶉鴿之

問。舊有二邊一道。可以扼塞諸途。何爲舍此大邊十餘里之墻而不爲。棄二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。乃復重築百三十餘里之勞。鑿山開道。工力相去。豈不百哉。上曰。守臣躬所相計。必與遙度者殊。其如萬達議。萬達又報曰。臣惟修邊爲守邊也。如不可守。修之何庸。新平北故有墻十里。築在山巔。不可用。汲其鵝。鴿阻絕岡厓。咫尺千里。是以臣欲改築于麓。爲易守。故非。聖明獨斷。幾搖矣。上曰。從中改請。幾壞乃事。於是委總兵周尚文統之。大同陽和門山口一百

三十八里爲堡七。爲墩一百五十有四。宣府西陽河六十四里爲臺十。削坡斬崖五十里。工止五十日。向估三十萬省其一分。御史勘實之。周尚文乃奏。東曰宣府。西陽河起。由天城陽和左右。平威井朔。至山西丫角止。計築牆六百五十餘里。收進虜占地土四萬餘頃。召軍一萬五千。分給耕種。資其養贍焉。詔曰。軍佃永不報科。九邊著爲令。先是薊撫郭宗臯報。獨石有大虜焉。旣而無其耗。及七月。虜犯龍門。叅將董麒不報。督府而輒率所部勦之。斬三十餘級。其明日

陳勲死于陣。吳陽戰二日乃歸。麒與坐營谷忝先還。遇郭都王浩于青沙。告以虜且去。罷歸。總督萬達劾之下部議。因責薊州譚張之報。而董麒谷忝不救勲陽之戰。而遇都浩之援。各治之。十一月戶部請發年例六十萬于宣大三關糴糧爲秋防計。上曰。屢年大破常格。倍出不貲。耗蠹行查。遷延不報。且勿發。已而冊到。准五十二萬予之。萬達奏曰。宣正遊奇兵四營。營各三千分屯要害。立法周矣。近者撫臣儀帥臣永拔其精銳五千。別立戰鋒五營。而統之以廢將。遂

致各營耗憊。及遇舉旗。復謂親兵自挾反。驅諸路兵。爲前蔽。士皆解體。且坐營李塘。前愆未贖。失律隨之。所宜問。上曰。新立五營。變亂兵制。卽令革罷。萬達更報秋防。日設險有常道。所貴因乎形勢。用兵無定術。所貴酌乎時勢。山西起保德州。黃河岸。透邈而東。歷偏關。抵老營堡。盡境。實二百五十四里。大同起西路。丫角山。透邈而北。東歷中北二路。抵東陽之鎮口。臺實六百四十七里。宣府起西路。四陽河。透邈而東。北歷中北二路。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。實一千二十

三里。共一千九百餘里。皆逼臨胡虜。險在外者。所謂極邊也。山西堡老管轉南而東。歷寧武。鴈門。北樓。至平刑關。盡境約八百里。又轉南而東。爲保定之界。歷龍泉。倒馬。紫荊之吳王口。神箭嶺。浮圖峪。至沿河口。約一千七百餘里。北爲順天之界。歷高崖。白羊。至居庸關。約一百八十餘里。共一千五十餘里。皆峻山層岡。險在內者。所謂次邊也。外邊之地。有險夷迂直。總而較之。則大同最稱難守。次宣府。次山西之偏老。分而言之。則大同之最難者北路。而宣府之最難者北

路也。山西偏頭關以西五十里。恃河爲險。偏關以東之百有四里。則畧與大同之西路同焉。內邊可通大。舉惟紫荆寧鴈倒馬龍泉平刑諸關隘。邇年以來大虜屢寇山西。必自大同入。侵犯紫荆。必宣府入。未有不經外邊而能入內邊者。唇齒戶堂之喻。蓋以是耳。邈裘之族。驚忿雄捷。出於風氣。以騎射爲本業。專于技而無待之教。戰鬥之事。人人能也。而我事隸於羣牧。業分于四民。百一爲兵。勞於訓習。習且弗專。故多弗精也。彼聚寡爲衆。乘時而攻。我散衆爲寡。畫地而

守攻無定勢。所貪嗜疾馳而逐之。飄忽如風雷。守有定形。遇賊必齎糧。負甲而隨之。瞻顧而狼狽。彼去文字。簡號令。進無所驅。退無所懼。而我則議論多端。號令多門。退進由人。上下牽制。令併力以守要。益兵以防秋。事勢所必然矣。山西之舊。發四千五百禦于大同者。所以保三關也。初無分地擬守之議。頃因虜越回入西。遂誤以同不足恃。乃獨築寧鴈以東。至平刑塢八百里。掣同之班以守之。繼增太原七遊。及募丁僉壯之衆。已六萬人。所謂財匱于兵。溢力分于脩煩。

者也。宣亦創于虜。盡調專于西中。而北路空竭。復徵之于遼。陝此五六枝者。以百四十萬計。費既不貲。難于持久。併守之策。所以爲善經也。守堡者各有分地。不必參錯徵發爲勞。秋高虜退。若復泥往規。散處城堡。臨時動調。近數十里。遠或百里。倉卒令營首尾不應。則擺邊之當預也。山川之險。險與虜共。垣塹之險。險爲我專。我恃其所專。而奪其所共。則修役之當績也。夫出塞襲擊。試兵習攻之術也。虜牧于邊。未窺我塞者。將卒各得擇奇。擣其輜重。所謂小戰之利。大戰

之始也。上俱如擬行。二十六年。萬達定全支間支之規。酌兵糧道里之遠近而約之。曰。宣三十萬有奇。同五十三萬有奇。山西二十四萬有奇。著爲令。宣撫孫錦奏報夷情。踵至乞于年例之外。發帑以支。戶部執奏。自二十年來。宣大餉獨倍他所。續請帑藏已百二十萬。邊臣例外求增。非所敢知。上乃令萬達錦各自陳狀。誠之曰。邊臣恣爲侵漁。無體國節財之意。其各奪俸。二十八年正月間。大同偵虜。曾俺答等糾衆將由去秋舊路寇宣府。總督翁萬達以宣府總兵

趙卿尫懦。恐不能當虜。疏請預調同帥周尚文代卿。至二月賊果以數萬騎犯滴水崖。指揮董賜江瀚唐臣張淮等俱戰死。虜遂南下。駐隆慶石河。遊騎分窺東及永寧。南及岔道。灰嶺柳溝大小紅門諸口。遊擊王鎰袁正遇虜於隆慶州橋南。與戰却之。士氣稍振。虜移營向南。周尚文提大同兵萬騎至南路。將田琦率騎千餘來附。與遇於曹家庄。搏戰竟日。相持未決。次日復殊死戰。斬酋首四。擐其旗。賊氣頓沮。會萬達督西路將姜應熊等。自懷來順風鼓譟。揚塵而東。虜

不測。以爲有大兵至。結營東遯。宣帥新任趙國張聞。警馳關。至岔道簡孫勇兵千餘。迎賊於大滹沱。敗之。遂與尚文等分道追賊。復擊敗之。虜狼狽夜遁。于是萬達以捷聞。因言虜徃於去秋得利。知宣將不足忌。非時大舉。垂涎關南。其氣甚惡。幸偵報早聞。先期徵發。一時諸將能奮死抗彼方張。使不得南矚居庸。西下洪蔚。扶死宵奔。而尚文功猶稱奇絕。至於慢令偵師避災。擇便諸臣。則罪有不可逭者。臣謹究竟其得失之故。列上始末。惟皇上賞罰之。上曰。尚文加

太保兼太傅。萬達晉尚書。翰賜臣。准先賞三十兩。卹錄其家。孫錦罷。歐陽安等。法司訊治。輔臣嵩。廕一子。曩者五堡之變。有旨曰。內閣臣及兵部科紀功官。不得以軍功敘錄。著爲令。居無何。分宜蒙首褒焉。先是二月。虜擁衆寇宣。束書矢端射入我營。及還。我虜人仍乞貢。二年來虜意切。萬達具戰款利害以告。屢降嚴語。至是萬達不敢匿塞外情。而上仍謂邊臣不能隔阻。輒乃賔告。然虜耻貢事不遂。又以前使者被殺。故但歸掠射書如此。累入得利。習我弱。詞篤。

驚有要挾意。非復數年前遺。姚狀矣。迨秋虜果復來。明年遂犯闕。下一一如其所言。翁萬達奏曰。今日形便。重宣大以數警也。往年虞山西。近時虞京後。何者虜情不常也。往年急太原。內邊之修。外邊之築。今時急隆永。則皇陵之後。神京之外。其所以培植根本。慮者可憚勞哉。虜患猶水。設守猶隄。諸隄悉成。則漸成隙漏。諸隄未備。則先注空虛。乃今則已注宣之隆永矣。以二路邊計之。東路起四海冶。南墩而西。至永則界盡。北路起滴水崖。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。

城則界盡爲邊。凡千七百里。而二路馬步官軍防秋。擺邊者。僅得二萬有奇。乃復守南山三百四十里之邊。兵分備疎。虜潰外防。則隆慶永寧之間。倉皇騷動。南山諸口山梁。多可漫走。我力不禦。則畿輔內地。不免震驚。九月虜三萬人。河楞掠萬全。左總督郭宗臯禦之。賊引而東。未行散掠。兵書翁萬達策之曰。虜若從鎮城出深井。掠順聖蔚州。則總督麾下足相待。又南而紫荆亦已有備。若從出鷄鳴趨新舊保安。逼沿河圖爲南下。則宣北東二路。方與金字河長水與賊。

相持不得離次。而南山隘怯可虞。第聞督府已摘勁兵。由間道遠出賊前。以截東向。而扼關南。似爲得策。總兵趙國忠與虜相持于嶺堡。西將趙臣尾之。同帥陳鳳裨將林椿焦渾張騰合追至。鵠兒力戰。會大風雪。虜退還營。次日復戰之。出境。二十九年虜糾諸部大舉至獨石。遂駐金字河。官軍拒之。兩河口不得入。遂犯薊直都下。三十一年撫劉璽言。自開互市。大同寇盜不爲衰止。而宣府宴然。今乘其効順之機。撫之易耳。請無拘臣。以一年兩次。期絡繹開市。羈縻虜情。

於國計甚便。部覆璽議可行。但原價無過五萬馬。無過五千。若能守此。雖一年數市。亦當聽之。報可。初虜守我約不之絕。近益驕。方市于張家口。越日而肆掠。巡按蔡朴請罷之。上曰。邊市悉禁。敢有效逆。建言者斬。虜犯青山。遊擊孫邦丁碧戰却之。各被重創。尋又犯深井。副總郭都沒于陣。御史劾奏。大帥吳鼎得旨。主將發軍門取死罪狀。勦虜立功。賜都祠祭。三十五年。虜犯黃王梁。遊擊張紘率陳徭繆策等迎戰。死之。三十六年。寇犯馬尾梁。叅將祁勉追之。陷伏中。

姚登雲戴昇皆死。部議奪大帥李賢俸。宣府邊外屬夷日求內徙。撫臣議處之于寧遠堡中。事久不決。總督尚書楊博以此爲皆邊境安危所宜亟處。但大同禍已燃眉。當救一時之急。宜薊患在厝薪。當圖萬全之計。乃建議請罷懷來叅將劉環。四海冶守備韓鑑。而于獨石城中選有勇謀爲衆所推。如尚表者。不拘見任廢棄。委之守城。功成一體陞賞。其薊鎮入衛兵俱聽宣大督撫官便宜調遣。先發後聞。與本鎮互相應援。仍多設戍兵于懷隆。爲居庸南山之蔽。屬夷來

降者。但厚其賞給。不得縱之入內。以啓亂華之階。上俱從之。三十八年。虜犯東西二城。凡十日。會久雨。乃分道自丁零引去。四十二年。戶部奏。宣府四十年所上計簿。中間侵虧。汔爛之數。以千萬計。而往歲新收籍內。未見一追償者。姦商百計。蠹其中。官司多不能發。已發者。復不能追。弊將何紀得。嚴旨。于是督江東撫楊巍。條議主客盈縮事宜。主兵之費。自十八年以前。歲用年例京運。淮蘆鹽引。河東鹽價。各省民運。及歲徵屯地圍種之數。其本色二十八萬八千一

百七十八石有奇。草二十二萬七千三百七十束有奇。折色八十二萬六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。迨三十年來。或以新募軍馬而增。或以歲用不敷而補鹽。或以增減芻糧。而加徵運脚。遂至多三十二萬三千二百餘兩。臣等詳察弊源。十九年以前。軍馬未必盈於八萬之額。時且歲豐年登。民運交至。鹽引復皆報中。故雖有慮患。猶足濟用。三十年以上。邊地之豐膏靡常。民屯之逋欠日甚。鹽引之報中漸少。而軍數且日加於往。非新增之。裒益於其間。其勢必不能給。客兵

守牆煩費不貲。而出塞尤甚。一歲之支。至有四五十萬以上者。夫惟預發召買。則出納漸入準繩矣。八月虜酋黃台吉。帥輕騎自洗馬林突入。散掠田禾。暗莊堡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按伏堡中。不知其爲黃台吉也。出而搏之。黃酋驟騎直前。我兵奮挺擊之。墮馬。俛獲之矣。爲其部衆致死奪之去。我兵得其盛刀而還。陣亡二十人。虜亦有傷者。詔擢汝棟三級。賞十金。陣亡者各襲其子二級。是役也。黃酋重傷。昏冥。越日乃甦。自是懼不敢犯邊者數年。隆慶元年。總督王

之諾。奏南山之合河口。一切山險皆屬薊。而宣皆斷
岡平麓。雖設聯墩。不爲固。其地乏水。戍者苦之。請以
步千人助薊。使薊得宣兵。宣得薊險。薊督劉燾報曰。
薊部署已定。不俟增兵。且聯墩已成之業。宣不當輒
棄。部主燾議。因覆議南山戰守之策。曰。薊自白羊長
峪橫嶺鎮邊合河。延袤八十里。宣自幫水沙嶺瑞雲
大石板塔廟灣至合河。延袤亦八十里。皆南山之險
也。薊募三千。統以參將。宣募一千。隸之。詔允行。王
之諾。以宣大招回擄者。宣帥馬芳。同帥孫吳等功。故

事總兵以七百人。叅將四百人。守把二百人者。各陞一級。各如所叙。二年。總兵馬芳出獨石二百里。襲虜于長海子。敗之。虜追及于鞍山。芳又敗之。前後擒斬八十餘。馬稱是。上賚蔭芳。總督宣大陳其學。條上南山事宜。其畧言。岔道以東。自青石頂至四海冶。火焰山宜乘春築臺于柳溝諸處。水口濬橫一道。壕外設石欄。欄外建大石墩。以分殺水勢。其張家等口。併修之。道路禁軍民毋入山樵採。岔道以西。自青山頂至合河口。爲墩臺一百九十有七。宜及時脩補之。大

山口迤東一道。爲暗門者六。咫尺居庸。宜嚴加譏察。因薦叅將李官之能。其議悉允。撫臣冀練言。河淮以南。歲以四百萬供京。河淮以北。歲以八百萬供邊。額雖有定。而酌贏縮。調緩急。法靡定也。請于內地舉常平勸借法。無事而能砥京。庶有事而不桂玉。至于諸塞。則慎按伏。罷老弱。預召買。時支放。優商賈。通主客。量本折。因時順人。而伸縮更易之。臣所計九邊士七十萬。可用三十萬。以乘障。四十萬。以列陳。必擇其敢力戰深人之士。勾於戶。募於市。以漸實伍。庶可以安。

四年御史燕儒宜奏記。國家建都幽薊。內設重關。外聯四鎮。周且密矣。四鎮中宣府爲京師北門。而羣醜盤據戶外。朝陽鞭于朔漠。暮飛矢于居庸。視諸鎮爲最急。延永之壤。南山之麓。陵寢倚焉。先年翁萬達以東北二路。邊垣幾七百里。兵少力分。擬于東路鎮南墩。與薊鎮所屬火礮墩接界。塞其中空。自北而西。歷四海治一帶。共脩外邊一道。又自永寧墩。至陸臺子墩。創修內垣一道。與北路新墻。聯而爲一。經營二載。功始告成。千萬世利也。嘉靖中葉。邊帥失人。虜多

深入。當事者苟且緩誅。創爲併守南山之說。而內塞
漸廢。顧遺蹟雉堞。屹然猶存。所頽壞者十之二三。少
加修築。而於左掖龍門衛。楊許二衝。右掖龍門所滴
水崖一帶。厚爲之備。近蔽延永。遠護陵京。策之得
者。或曰。已守南山。何用此邊爲哉。不知南山接連居
庸去陵寢僅一舍。岡巒澗谷。盤互交錯。無可駐足。
而懷延永保沃壤平原。皆在其外。虜若委轡長驅。結
營于懷永間。分兵肆掠。宣府諸城自潰。我兵躅躅山
中。自成土崩。此棄宣府而無益于京師也。北路山谷

偏側。砂石窮壑。虜無所利。益垂涎延。永將冒險內逞。數年版築日舉。大邊已可據。復成內邊。則如金城玉壘。環繞。陵京。虜逡巡于崎嶇。攻之不隳。掠無所獲。力倦謀衰。豈能抵黑峪。躍龍門。窺長安之嶺哉。此固南山而保獨石。信不誣也。從之。閏二月虜酋黃台吉遣兵掠車。夷革固等帳房。夷衆以去。革固者不知始所從來。嘉靖間始流宣邊外。與史夷雜處。宣因撫之。爲外藩。然非故屬夷。亦往往爲黃台吉所掠。至是撫臣吳允奏言。革固種落。不過千餘人。其去留無足爲。

我輕重業已使人詰問黃酋。令其遣還。但與史夷勢
同唇齒。革固被掠。則史夷亦恐見侵。請於近邊閒曠
之處。令築小堡二三。以安插之。俾藏老弱。其壯丁聽
于近邊駐牧。部議報可。劉良弼又言。撫虜與賄虜異。
虜誠心效順。吾因而字之。曰撫虜。扣關呼索。吾苟且
應之。以祈免禍。曰賄。不察順逆。不衡是非。使人眩于
名實。則恐今日撫虜之資。爲他日賄虜之計。甚者借
啓釁之言。掩養亂之罪。其勢積衰。爲害滋大。請假邊
臣便宜。度誠僞。審事機。順則撫之。逆則拒之。或東西

侵節奮力擒斬。無得奏聞。雖小有損失。無得重治。但不令將官債事。以致損威。此議戰之大略也。夫宣大爲京師藩。而獨石爲宣屏。龍門赤城一帶。又獨石咽喉。猝有警。難于應。非預積糗糧。何以拒守。臣謂獨石馬營八城。宜蓄一歲儲。以守爲戰。中東西南四路。宜蓄數月儲。以戰爲守。此議守之大略也。五年把漢那吉既還。誓保塞于雲中。俺答爲其弟昆都哈力請封。授以都督。續市于張家口。巡撫孟重臨其盟。六年老把都以病。貢與市皆不至。邊吏疑之。曰把都與土蠻。

婚媾久。今或背盟。行且舍宣大而圖薊遼。或舍薊遼而圖宣大。皆不可知。亡何。昆都哈力吉能東山各病歿。酋婦一克哈屯。猛可真。疑爲漢人。魘死其夫。而俺答遂失左右手矣。萬曆元年。青把都偕永邵卜。旣續貢。撫臣吳兌。請晉青酋以都督。時土蠻大肆于東邊。御史孫綜奏記。老把都妻若子。爲三衛姦夷所誘。疑我毒其夫。而永邵卜小酋偶死。其疑亦與酋婦同。深慮青酋數往俺答營。夫豈不能約束其子若侄哉。而陰縱兩酋爲亂。繆爲恭敬。挾我厚施。不可長也。三年

張居正論邊事。曰。昨巡撫張學顏報稱。達賊二十餘萬。謀犯遼東。臣卽面奏。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。今據薊鎮總兵戚繼光。揭稱諸酋已散。及臣使人于宣府。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。則本酋在巢住牧。未嘗東行。夫兵家之要。必知彼已。審虛實。而後可以待敵。今無端聽一誑傳之言。與風聲鶴唳何異。萬一彼嘗以虛聲恐我。使我疲于奔命。久之懈弛不備。然後卒然而至。是在彼反得多方以誤之之術。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之戒。失事必由于此。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。一

聞奏報。遂爾張皇。事已之後。寂無一語。謂足以了本
兵之事。不可也。四年。打刺明安兔。獵至膳房堡盜邊。
副帥賈國忠。使問順義王。罰治之。如法。青首與屬夷
討孫卜賴。有隙。因其奢長昂。以報之。卜賴遂降。連年
治兵。獨石外邊。請加市馬數。與順義王埒。督軍門吳
允折之曰。爾歲得稱金。吾將軍足矣。七年。御史安九
域奏互市之初。虜馬在上谷。不及二千。今已增至二
萬六千矣。青永貪甚。吾上谷其曷能支。九年。部夷銀
定。倘不浪。逐水草于馬營。據我松樹堡。卒禪將曹祿。

見爲貢夷不加兵。旦日諸夷復獵獨石。滿五大磕氣擁衆入大東溝。總兵董一元遣通士尾之。捕磕氣尹兔賴繫之獄。都御史張佳胤。誚讓虜王。絕滿五大貢市。使馬應時馳虜營。俺答伏過。遂除其酋長所犯名。酋有脫脫者曰。此吾等爲之。今免段奈台吉官。願罰脫脫馬牛一百六十餘。總督鄭洛會奏。復其官。與貢市。兵書梁夢龍覆其事。賊夷免死。付之以夷法。其託託兒等賞之。十三年猛可真盜邊。總督張佳胤遣路將李如榘問青酋。青酋傲而應之。佳胤決策行勦。謹

斥堠明烟燧。久之閉關。諸夷咸困。怨青酋。乃與長昂婦東桂。款塞上。請除罪。而順義王因求增卜。失兔市賞焉。哈不慎。屢寇遼。不利而悔。乃遣插漢。我不良。牽馬牛羊。赴張家口告罪。總督鄭洛曰。恰酋敢于啗喝亡道。今不躬匍塞。而遣衆要挾。託名講賞。且犯遼罪重矣。非羊牛所可贖。益閉關不許。哈酋聞之。獵雲川。兩河口入鎮安。傷鹵百餘人而去。守備李春不之敵也。洛與撫蕭大亨。羽檄徵兵于龍門所。裨將李迎恩等兵出北柵。劉葵監其軍。至舊庄。遇哈酋。噍之。而陳

師獨石。哈酋遣海左右來款。我折以詐。與戰數合。追
八十里。虜退敗。走大沙窩三間房。乃丐白洪大黃台吉長
子求款。于是哈酋青酋七慶酋白酋各還所鹵百六
十六人。因道鎮安之役。以講賞也。而李守備誤以爲
亂。多遭殺戮。乞太師哀矜之。總督洛請于上。命御
史徐申驗問。檄通官羊羔兒等。布告諸犯者。必罰治。
哈酋如法。然後可。順義王率諸酋長。遣五磕氣會長
昂亦遣陶拜來。皆冒雨暑。待命境上。洛親臨獨石。數
其負約。辯折之。唯唯叩頭。哈酋罰駱駝十。馬牛羊千。

大書番漢文字誓天誓質。乃許諾。諸虜大喜。兵書張學顏覈其狀。詔賞乞慶等金幣。其哈不慎貢市與復。十四年。青把都復治器。縱諸部。那詭至獨石城。擢言大卜落等。至張家口。頃之復罷。上谷卒出邊樵蘇。道逢段奈台吉部夷。我兵執而僇之。磔其尸以殉。鄭洛迺條對。以爲此道上行夷也。我士卒何與。直欲以明威。此太過。且恐異時此酋將率衆寇擾。亡已也。十五年。侍御孫愈賢疏。邇者青永諸酋。市馬無定數。通事牧夷官。因緣爲姦。今宜著爲令。上谷二萬匹。雲中

一萬匹。母得踰溢。耗我軍實也。下鄭洛議。其部落打刺明安等繁且衍。倉卒損滅。慮召之尤。遂寢其說。十六年。段奈吉復寇白楊堡。略男婦馬卒三百有奇。新平將管一方匿其事。爲給諫張希臯所按論。免其官。頃之。扯力克及青把都。罰橐駝牛羊三百。輒悔過。兵書王一鶚。復請與段奈吉之舊職。而賚青酋以金幣。三十七年。巡按吳亮奏記。宣大自款貢來。三十餘年。敕寧阜修繕。懇闕然。而未可恃也。臣躊躇其間。白言之。賞曰宜革。順義之賞曰宜停。卜酋倫序當立。保結。

已投素囊。屢肆阻撓。不諧婚媾。非欲爭立爲王也。不
過借娘子之名。攘虜王之頡耳。額雖無溢。費實不貲。
一年停封。一年冒賞。彼何所忌。而擁戴小首。肯歸命
乎中國。雖不藉虜之封。不問虜之家。而封不成。局不
結。已傷大體。尤釀隱憂。我何所恃。而素囊使用。命陽
請求。而陽宣諭。暗加賞。而明剝軍。白頭之表文。可以
屢上。則欽賜之玉印。終夷於草介也。首婦之主款。
許以全賞。則勅封之王子。竟同於贅疣也。制曰。
茲飭哉。四十年。薊督薛三才。巡撫吳崇禮。之請復貢。

賞也。去秋西虜啞拜。犯墻子南水谷。已停其賞。一旦
憬然悔罪。獻鹵倍罰。戎心亦戢。准令開復市于宣。可
之。五月宣大督涂宗濬報嗣封之禮成。拜勅受賞者。
卜失兔五路素囊把漢比妓兒慎擺腰猛克耳六把
兒慢也。西僧者。哀乞蓋朝兒計喇麻也。地則晾馬臺
得勝市也。漢大吏。則宗濬宣撫石崑玉同撫汪可受。
羣晏于清朔樓。鼓吹大轟。以前龍亭虜王歡若雷。四
叩頭者。至三。蓋卜失兔序應嗣封。而素囊陰據忠順
之遺財。橫搶卜酋之毳幙。臣等重申款約。復覩中國

之威儀矣。卜失兔封忠順王。把漢比妓兒封忠義夫人。各給獅紵有差。御史劉廷元以爲支吾而釋擔也。宗濬復奏曰。自五路台吉物故。而後卜素二酋相爭未決。丁未迄爭。天阻其嗣。封五歲矣。宰生台吉五路聰明恭順。諭令糾諸部而解其紛。蓋糾部以鈐素樹疑以制卜。外相合以尊中國。內相離以批其腹。此密機也。四十四年七月。巡撫汪道亨奏卜石兔來白海子。初八日與滿冠正娘子掛撒袋合婚。夫卜素相持已四年所矣。實利茫然。今役也。欲借明暗之兵威助。

其一臂。故不難自河西。突如其來。結合東部。遂遣通夷謀之。四十五年三月。巡按周師旦。奏宣獨石堡。雖稱開平衛。其實非也。開平老上都。去邊三百六十里。自陽武侯祿。薛盡棄以界虜。改畫獨石一隅。懸入虜地。如撐孤拳。屬夷互市。直闖入城。盤桓數百。臣方慮其奸人囊橐之。而騁其遊魂。煽憂大也。訪之果得范雄李英。密據爲奧。禁鐵恣馱之罔忌。中情外輸。擒二奸。而城中空。犬羊之跡矣。道臣薛國用商之。宜築二堡于關之外。每市期至。則啓關而整備之。一堡以居

寄客貨。一堡以安置市夷。交易而退。各得其所。如擅入柵口暗門者。以軍法治之。鳩其費糧三千一百石。有奇。料價二千六百有奇。督臣吳崇禮僉曰。獨石南翰赤城。東扼鎮安。西直馬營。實係中轂。建堡嚴夷夏之防。廓如也。報可。四十六年二月。宣撫趙士諤爲援兵請餉。曰。精銳三千之派。謹奉明旨。道臣杜承式。胡思仲。薛國用。戎臣劉孔胤。共簡之。前次已挑健丁三千。馬半倍之。甲盾稱是。今復募選部牒。每兵三兩。啓行已需萬金。而山西大同。人各五兩。衆口嗷嗷。不

得其平。豈能無譁。且素酋聚衆。未嘗忘我東鄙。打利諸酋。貪餌搖尾。見東事而攘野心。新餉一日不至。則舊糧一日不除。舊糧未除。則新軍不補。累吾宣矣。總督吳崇禮以虜情聞。曰。獻歲虜王來歸化寺。素囊持其寺鑰。王子怒而回巢。自去年秋七月。卜失兔移帳于白海子。與滿寇正娘子合婚。今驟來而驟去。兩酋之言未決。欵貢亦無期。互牽羈市。雖其家事。亦邊鄙所得預也。四十七年四月。援遼調宣兵前後五千。其餉人六錢。安家未裕也。時三路喪師。軍心大惶。聚謀

放砲同號于撫道之門。寧死于宣。不願填河西鋒刃也。道則杜承式。撫則趙士諤。慰諭解之。加其行糧。兵部乃劾奏領兵大帥劉孔胤。逗遛激變。請以軍律從事。有旨錦衣逮孔胤究之。別選能帥領其兵。天啓二年七月。永邵卜之不赴邊久矣。近板漢卜兒素之地。復移幕于興和。約納西素。勾連哈喇慎。而挨生台吉等。暗伏二萬騎于白沙城。裨將黑雲龍。裴應魁。偵之。宣撫王之臣。爲具塘報。六年十月。毛首乞炭挾賞。而犯滴水之火燒莊。叅將張承憲戰死。七年五月。把

漢哈喇慎之地。租舊屬于察漢兒。以講人口相隙者。滿五素幼時。受養于察漢。今長矣。率部落歸其父。世把都兒。而察漢不悅也。向白言曰。我欲得滿五素。併其部落矣。張家口顧有如許王子耶。于是白言傳調宣薊諸部備之。而哈喇慎家衆首皆從奢兒城。移于亦地都。而青把都等亦偵察漢犯獨石。未知誰仇也。乞火砲五百人爲衛。察漢兒者。卽虎墩兔愁也。擁十萬臨諸首。諸首求助于我。我應之。則逢虎之螫鋒。勿應。則棄哈之蠶食。非計也。兵部議陽讐之。而陰障之。

卒亦無譁

職方氏論曰。上谷之患委矣。宣障在興和開平。乃大寧棄。則援失。徙衛獨石。蹙國蓋三百里。是以宣險委虜也。薊障在南山黃花之間。而虜間從龍門滴水而入。則薊宣兩守臣。左辟遜謝。是以宣內險委薊也。虜從東西順聖川而入。邑人不誠。是又以宣內險委紫荊也。開平王克元上都。設衛開平時。置驛通道。太宗嘗曰。滅殘虜。惟守此。夫守此而紅螺白雲以北。與遼聲相望。豐洲青山以南。大同大邊。益遠斥埃。與唐

東受降城接。豈不固哉。嘗讀葉文莊盛著獨石八城詩。敘曰。上都西郵劇道。詞臣才士。往來皆有詩。然其地南棄而不治。故經居庸者。以出關爲口外。過長安嶺者。又以北至八城爲口外。孤垂狄境。爲特甚。文莊之修獨石。肅愍謙于之知人善任使也。鎮分五路。衝警屢至。三衛所伺。切于四海治。虜未能徑下長安嶺。則獨石屹如也。昔賢之論長峪鎮邊。兩城之募軍補之。浮圖箭嶺之防重之。茂山京操之士畱之。李信屯之。界堡築之。亦旣已見諸行事矣。其如地狹廢耕也。何

哉。宣德時。空運之策。董以帥。役以卒。雖轉三百里。不告匱。景泰以後。取諸民力。民亦勞止。歲例之外。復行招糴。募粟。斯乃可久。奈何荒壤沒于勢佃。支折違其農時。傳烽甘泉。始畫芻餼。敗乃公事矣。嘗稽儲蹠。獨弘治中。可支六七年。何其豐亨。亦稱敢戰。夷陵至今。而援遼之役。謀始宣伍。上剝下焉。故也。宣變未有傷于土木者。睿皇復辟。顧賞闔振。建之祠。謫其追劾者。乃至從難羣英。死于胡塵之下。如英國輔大司馬野而下。數百簪裾。未及其裔。令人望鷓鴣雞鳴之地。

重歐歎矣。邊牆之難。惟上谷與榆林。上谷多磧。而榆
林多沙。然猶可具畚也。上谷陶冶。旣弗勝。壘其石。則
復于隍。